

# 运河岸边淮安城

刘湘如

昨夜一场早霜。清晨拉开窗帘，一层薄薄的青衣披在美丽的小城身上。这小城，是从黄淮平原上刚刚醒来的淮安。

我们下榻的宾馆在淮安城西，京杭大运河正从我们的窗前流过。它是那样悠然安闲，又是那样滔滔不绝。那白色的气度、阵容，仿佛一列长长的仪仗队，昂首向前走去，一直走向我们目力难及的地方。细细看去，淮安城宛如一个美丽的浴女，扯起白色的浴帐，呈现着自己线条分明的美妙多姿的轮廓。

秋色好，最好的还是“淮安人”。淮安是人文荟萃的地方，仅从历代文人算起，这里就出现过诸如汉朝以《七发》而闻名的辞赋家枚乘；“建安七子”中的陈琳；唐代的吉中孚、赵嘏；宋代的张文潜；元代的张栻等等。以《西游记》著称于世的吴承恩也是淮安人，他的故居就在河下，著书立

说的书房叫“射阳箭”，至今还有遗址可寻；《水浒》的作者施耐庵也曾在这里长期居住过。此外，宋代以画马闻名的龚开，清代以画芦雁闻名于世的边维祺，都是淮安籍画家。至于历代诗人，来此游历者更是数不胜数，李白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杜牧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文天祥等等，都曾在此留下足迹。如果再论及政治和军事，这里还出现过汉代“三杰”之一的韩信；南宋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红玉；威震东南的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……这些人物，加上显宦世家、巨商富贾、僧道名医、武林高手，便组成了一部令天下人羡慕的淮安人物志。与此相呼应的，便是亭台楼阁、园林寺院、茶楼酒肆等等，过去的淮安人把这些地方叫作“山阳八景”。这高雅的名字，颇有些依附苏杭的骄傲。这里有建于晋代的龙兴寺、唐代的文通塔，以及钵池山、刘伶台、甘罗城、古枚里等等，更

有傲然屹立的经历过千余年风雨的镇淮楼。

来淮安访古探幽，借景咏怀而留下诗篇比比皆是。县志记载的明人姚广孝的咏诗，可以说是淮安城的一个形象写照：

襟吴带楚客多游，  
壮丽东南第一州。  
屏列江山随地转，  
练铺淮水际天浮。  
城头鼓动惊鸟鹊，  
坝口帆开起白鸥。  
胯下英雄今不见，  
淡烟斜日使人愁。

无限景致和千百英雄使我们迷恋，但最使我们深深怀想的，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。

我们没有忘记：淮安是周恩来总理

的故乡。

在淮安城中心镇淮楼西北隅附近的一条小巷里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瞻仰了周恩来的故居。这是由东西两个宅院组成的旧式建筑。东院内苍树独立，青砖铺地，苔痕斑斑，周恩来就出生在这院角的一间厢房里。西院为总理叔父家的居地，他在这里度过自己难忘的童年和少年。讲解员情真意切地介绍说：“总理少年俭朴，克己为人，志向远大。他后来的谦虚谨慎、平易近人、艰苦朴素作风，在少年时已可见一斑……”这小巷深处，至今还传述着他的这类故事。据说周总理进京之后，他的婶婶曾去北京要求他为侄女安排工作，总理告诉她：“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，不搞特殊化，不搞任人唯亲……”最后，总理自己掏出三百元，派人把她送回淮安，并要她转告侄女：靠自己的奋斗立足于社会……如今回味这类故事，更让人觉得

他所信仰的主义和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了，也觉得他的伟大了。

一代伟人，无数名人，万千为这片土地抛洒热血的淮安人，都已远离我们而去了。我们今日所能寻见的，是这座小城的现实生活，千古不变的传统和正在更新的时代节奏，还有吸引我们的小城的平凡和真挚。这小城，既不雄伟壮观，也非玲珑剔透；既不那么繁华，也不那么幽雅；倒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神形是那样自然和淳朴，那别具一格的苏北式建筑，宽宽的马路和深长的街巷，流畅通俗的运河边的水谣，带有苏北风格的服饰和语言……一切都显示着自己的特色和个性。乡音最亲切之处，可算是街口的叫卖声了，那儿拥挤着一个又一个摊铺，“山楂嘞……”“茶馓嘞……”“海蜇呢”那声音不高不低，此起彼伏，像“二人转”中迸豆般的“说口”，或者像京剧里的“大甩腔”，听

起来，似在招徕，又似在问候。一列列棚子，全用塑料或薄布撑着，里边货架上，有新鲜的水产，各色的服装……卖时装的声音是脆亮的，卖盆花的声音是娇美的……一切的市声交织于一体，带着淮安人浓浓的浓的热情，听哪——“山珍海味，海参为最，送人佳礼，待客高贵……”这声音具体生动，带着知识性的介绍，把所有的外乡旅人都给陶醉了……

离开小城，沿淮而去，这里的风貌、神韵、个性、节奏、昨日、今天……一切仍占据着我们的脑际。我们想到淮安的一柱柱荣耀于历史的故人故事，不禁感到：淮安——正像她美好的名字一般，是淮河边上的一个安静的半弦琴。

半弦琴醒来了。我们仍沉浸在她含蓄的梦中……

## 上海马路养育了上海“路数”

马尚龙

路数是什么？又何以和“清爽”或者“不清爽”搭界？

我曾经和上海籍男女说这个话题，其实连说都是多余，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意会路数是什么，路数为什么清爽。我也曾经和非上海籍男女说路数，在某一次黄土高坡的讲座上，为了“路数”两个字，我越来越讲不清楚，真是难以言传。最后我只能如此解嘲：北方很多地方开门见山，上海是开门见路，路数只有在有很多路并且纵横交错的城市才讲得清楚，在黄土高坡多山少路甚至无路，路数太陌生了。

直至有一天，路数在马路很多的上海，也会讲不清楚的。如果这种讲不清楚，只是各不相干理念倒也罢了，偏偏有时候，你觉得你路数很清爽，却被迫屈服、让位于一种你觉得不清爽的路数，你又如何坚持你的路数？

某天，一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国企大公司，暂且就称其为DH公司吧，邀请我去讲座，讲讲上海的海派文化和公序良俗。我去了。我算得上是一个很守时的人，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见到了很高级别的公司干部，也在后台瞥见了台下的听众，清一色的深色西服，并且戴了领带。刚刚和领导干部寒暄几句，却有司仪来告知讲座马上开始了，要我准备上台。时间怎么这么快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一下洗手间。看一下报告厅墙上的时钟，真是慢了5分钟了，再抬腕看表，怎么手表慢了15分钟？不可能啊！

看我手忙脚乱并且狐疑，司仪悄悄告诉我，我们这里是DH时间，快

了15分钟，这是我们DH公司从上到下的规定。我再细看墙上的液晶时钟，“DH时间”明白无误，是我没有看清楚它的意思。

那天我在讲坛上高谈阔论海派文化、上海文明文化的由来，座中也是反响热烈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面对着“DH时间”，我的“大上海”，一点也大不起来。

讲座之后，我和接送我的DH公司驾驶员一路聊天，聊的主题恰恰是“DH时间”。驾驶员是上海籍的中年人。他说，DH时间是他们大领导提出来的，希望公司全体员工都要走在时间的前面，每天提早15分钟到岗，就能够提早15分钟开始工作。驾驶员朋友猜我与他们大领导也没什么交集，便调侃大领导了：阿拉国家的时间是北京时间，大领导搞一个DH时间，好像要犯政治错误是伐？我问，那么你们下午下班也提早15分钟？驾驶员朋友用沪语说了句粗话“册那！下班不早放。”虽然是粗话，但是他表情还是笑嘻嘻的。我有些不解，那不是每天多工作了15分钟？驾驶员说，实际上伊是违反劳动法的。我又问，每天早到15分钟，是不是就提早工作15分钟？“啥人睬伊？大家装装样子，给领导一点面子就好嘞。”驾驶员朋友以这么一句话结束了“DH时间”的话题讨论：“不要看大领导跑过交关国家，归根结底是外地人，路数不清！”

路数不清！这是一句上海的俚语，流行了好几十年，但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上海人将“路数”上升到地域文化的高度。虽然语气有些不屑，甚至有失文明，但是他将上海籍人与非

上海籍人生活理念划分得非常鲜活。

由此，我也想到了我本人供职单位类似的传奇。多年前，有网络巨鳄SD公司决计做强文化产业，斥资几百万来经营我供职的单位。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总经理，也创造性地将北京时间改为SD时间。他指示将考勤计时钟放慢3分钟，也即原来的9点上班变成9点03分上班，似乎很有人情味，因为迟到3分钟之内就不迟到了。问题是，不用猜，下班也顺延3分钟。很多员工本来就没有迟到的陋习，并且还早到十分钟，给自己留下时间的余地。在上海，几十年上班从不迟到算得上的一个习惯性的传统。由于总经理推行了推迟3分钟上下班的新政，原来的员工没有捞到晚3分钟上班的福利，却交上了晚3分钟下班的厄运。有一个元老级的员工说，晚3分钟下班，就遇到下班高峰，堵车加剧，回到家里足足晚了30分钟。幸好，那一个新政，连同那个SD公司，都已经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那一个推行行政的总经理，虽然有游学的背景，却也是操着一口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。

那一位DH公司驾驶员关于“路数”的一番高论，一下子让我联想起来，两个都有国际文化背景的公司，为什么都喜好改变时间？为什么上海人都普遍的抵触？路数不一样。上海有上海的路数。如今上海人在上海生活，却要放弃原来的上海路数，去遵从不讲路数的路数，而这些新的路数，虽然也发生上海，却不是上海人在制定，这路数就不清了。恐怕没有谁会质疑“一方水土养

一方人”这个经典话题，这个命题的意思是，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，但是恐怕也没有谁逆向推理过，这一方水土，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，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。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化的，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。有如上海著名的三夹水——东海、长江和黄浦江，一起流，却流不到一起，轮船开过，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。

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——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冲突，没有文化的区别，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。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，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，而是无法适应。

上海的路数，是上海人的行为方式，是在上海的生活节奏中弹唱出来，是在上海的市井气韵中蔓延开来，是在上海的公序良俗中觉悟过来。其他地域自然也有自己的行为方式，那是其他地域的水土了。在上海，这种水土的名字叫作路数。因为是在上海，所以路数也带上了上海的特殊印迹，是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。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圈，不管是居江湖还是宅家庭，不管是在老洋房还是小库门，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小市民，最无耻且是最高级的行为准则，恰是“路数”两字。哪怕是情意绵绵或者剑拔弩张，是否讲路数也是评判的重要依据。

在上海，路数无处不在，无处不讲，却是难以解释，更难捕捉。路数不是那么容易懂，不是每个人的路数都清楚的。

## 岁月的记忆

王珏

时光荏苒，来到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工作已经快十七个年头了，我也是从一位刚毕业的青涩大学生到一名“建安”老员工的。距离上一次在安集团企业报《上安报》300期座谈会上发言，已过去八年，那年我有幸获得了从事宣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奖项，在《上安报》创刊300期上留下了《心灵的历程》这篇文章。

谁说我们不曾相识  
那一篇篇文章、一段段文字  
已将你我紧紧相连  
谁说我们不曾会面  
十余载  
那及时的报道、精确的概述  
那美好的瞬间、精彩的画面……  
这是我们的窗口  
我们看到了希冀与期盼  
我们听到了号角与召唤  
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 
……

如今，《上安报》迈入了整整500期，这是一个令所有上安文字工作者激动和感叹的数字，那些风风雨雨走过的岁月，经历的每一期、每一个奋斗的日日夜夜仿佛还在眼前。

当初，我从没想到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与文字打交道，更没想到这一干竟也干了这么些年头。依稀记得2003年参加的第一次企业宣传工作会议，大会表彰了时任三分公司宣传干事的颜士杰老师，当年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干上了三十个年头。我暗自感叹了一

把，想象着自己会不会也一干就这么多年。不知不觉，如今竟已过半的年月。身边的人都谈干企业政工这口饭不好吃，搞文字工作更是伤心费神的吃力活，一路走来，我也经历了跌跌撞撞，也遇到过坎坷荆棘，但是收获与付出是并存的，我也会到了文字工作带给我快乐，因为“她”是有生命力的，不仅印刻着我们生活中心得体会，更饱含着每一位作者的辛勤付出。

2003年的夏天，我来到了当时的上安第一分公司。刚毕业那会的意气风发和朝气蓬勃的斗志，逐渐被工地上满年的灰尘和隆隆的机器声所消磨。那年，我跨出校门走进工地时才22岁。作为一名企业的宣传干事，我经常要背着小包跑布在各地的工地，包里一般放着一支水笔、一本笔记本、一瓶矿泉水和一包餐巾纸。纸笔自然是用来记录采访内容，矿泉水却不仅仅是用来喝的。记得每次去工地，最苦恼的是找厕所，所以水也不敢多喝，工地上往往厕所少的可怜，女厕所更不容易找。有时候走上10分钟找到一个，却没有洗手的自来水，这个时候矿泉水就派上了用场。泥泞的路，满是尘土的楼道，即便是小心翼翼的走，双脚也总是沾满泥土，有时候为了拍几幅理想的工地照片，往往要顶着烈日或寒风跑遍整个工地。而这些却不是最难，最难的是采访，当时青涩的我对企业不甚了解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物，一篇报道的完成岂是一个“难”字能够形容。当时的第一分公司，正处于发展的低谷期，项目少，等工和跳槽生人却很多，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消沉

的阶段。没有重大工程，我就写小项目里的大事情；没有轰动的事件，我就写项目里的好人好事和好的管理方法。即便这些项目在整个公司里不见经传，即便这些报道或许会淹没在众多重大消息之中，当时我想只要上报了，有人看了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时候我们分公司在《上安报》上的登载量还是名列前茅的，但是，外宣成绩依然不容乐观。

这时候，转机来了，一分公司承接了地处浦东的世博会中国馆工程。至今，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中国馆项目部工作和采访的那段日子。当时，有位项目经理一心投入到工程建设中，并没有意识到宣传报道的重要性，于是我们项目部总结归纳，赶写出了“世博速度的背后是创新”为题的新闻作品，并在多家报刊杂志上进行广泛宣传，依靠其获得的影响力和声誉，使该项目部获得了包括上海市劳模集体在内的诸多荣誉。此时，大家真正感受到了宣传带给这支团队的惊喜，正所谓酒香还常常吆喝。经过此役，我在得到锻炼的同时，也更加能体会宣传对企业的重要性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。期间，我们还大力强化宣传队伍，建立资料库，扎实的推进宣传工作。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渐渐找到了宣传工作与企业的契合点，宣传工作经历的这十七年，与第一工程公司风雨同舟，是见证者，也是同行者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从300期到500期这段日子，正好是我结婚生子的八年，《上安报》仿佛见证了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，“她”就

像我的一位亲人，被我关心着、孕育着，也温暖着、滋润着我，每一步走来皆是不易。

七月，是不平凡的岁月  
五零后的父母  
播下了希望，点燃了激情  
铺展了和平与幸福  
七月，又是平常的岁月  
八零后的我  
朝气蓬勃  
沐浴着阳光  
胸怀祖国和民族  
七月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也属于新世纪的女儿  
当地挥动画笔，描绘祖国山河  
我自豪地告诉你  
七月，就是我们共同的道路

2019年7月，在建党98周年之际，我写了一首小诗，在《建筑时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。让我欣喜了好一阵子。是的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2020年，我迈入不惑之年。站在人生的坐标上，回头望去，那是我的青春，挥洒过汗水，也交织过泪水，因为那里有帮助我成长的领导和伙伴们，有我前进的痕迹。但时间不会停留，过往依然会过，未来依然会来，往后的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在这个岗位上，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努力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

岁月的记忆，也凝聚既往的成绩，开启全新的起点，继续一路同行。



收获(国画) 周保工

# 文苑

主 编 孟好转  
编 辑 林汝恺  
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